

礼物

● 可燃

下午三个好朋友来到我公司玩聚,晚上,我便饭招待,席间大家喝了朋友送我的西凤酒,用完餐时间已经不早了,临别时我去仓库拿了三个礼盒,每人送了一盒小礼物。

我回到家,洗漱后躺在床上,随手拿起床边柜上的手机看一下,在手机上看到一条信息:“盒子里空的!”并附上一张空盒子照片,这是吃完晚饭刚分别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和照片,我一下明白了,刚才送的小礼物,送出的是空盒子,我的心情马上郁闷了,自责自己怎么会这么粗心,连盒子的轻重也不注意,拿了空盒子送人,这不是糊弄朋友嘛,这不是作为一个堂堂大男人,不诚信的表现嘛?

我在脑子里思索着事情的真相。今天下午,我看到仓库里几位员工在装配礼盒,礼盒里装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羊奶香皂,这批香皂有各种颜色,并有各种香味,在当今可以算是洗漱用品中的奢侈品了。这批香皂是我亲自和外商洽谈而进口的,为了节约成本,又不影响商品的质量和档次,我采用了外包装在中国生产,肥皂进关后到公司包装的做法。这样既不影响

你是湖呢?

还是海呢?

是湖,却有海的博大
是海,又有湖的温存

蓝蓝的青草沙
人们眼中的水库
人们心上的圣湖
被芦柴花簇拥着
被金盏菊诱惑着
你以一湖澄蓝与透亮
沉静了喧嚣的市声

蓝蓝的青草沙

● 刘希涛

看,那水上的翠鸟
在梳理鲜亮的翅翎
那岸边的野花
正摆动斑斓的彩裙
鱼儿在水面跳跃
蓝蜻蜓张开双翼
形同袖珍机在飞升
呵,这就是青草沙
“宏波人”监理的

——一方圣水!
细浪拍打着堤岸
清流滋润着人群
你赐予街道以整洁
你赐予高楼以精神
你赐予诗人以灵感
你赐予大上海
——以急管繁弦
——以万千风情

消费者使用,又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成本,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决策措施。

想想我实在粗心大意,会拿了空盒子当礼物送人,觉得自己马大哈到何等程度。想到这里,我马上发微信向朋友们致歉,称自己犯了低级错误,明天让仓库工作人员把礼物再用快递寄来。朋友们都谅解我的粗心。但我对自己耿耿于怀,总觉得好象做一件亏心事,晚上睡觉半夜醒来,还想着此事。

第二天,朋友发来一条微信为我的自责安慰,内容是:“上次有一老总送我

一瓶山西汾酒,和西凤酒一样也是十大名酒之一,我拿着到饭店,心里嘀咕,怎么分量这么轻,打开一看,空瓶。蹶倒!”哈哈!我看了大笑,天下这样的马大哈不单是我一人!

看来人做错了事情,要有点阿Q精神,并要向阿Q同志学习,阿Q是情绪调节大师,以他为榜样,可以经常自我安慰、自我调节情绪,以此来解除因自己做错了事情,而困在脑海中自责的精神枷锁,这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。在以后的几天里,我想到此事,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。

严雪亭与弹词《一粒米》

● 马信芳

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这出自唐代诗人李绅的《悯农二首》的诗句,千古传颂。习总书记引用这句对餐饮浪费现象作出的批评,已引起全民的重视。一个惜食如金,节俭为荣的风气正在形成。此时此刻,我不由想到评弹艺术家严雪亭先生和他的弹词开篇《一粒米》。

我居住的老房在西藏南路敏村里,与评弹艺术家杨振雄、杨振言为邻。严先生住我对马路(寿宁路)的元声里。上世纪70年代末,经杨家伯伯(我称杨振言)介绍,与严雪亭先生相识。我知道,“严调”是严雪亭在“快徐调”的基础上,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,而形成的流派。他充分展示其醇厚明亮的中音美声区,又吸收“小阳调”的音乐旋律,化进自己特有的唱调,以旋律质朴,口齿清楚,叙事明白为特点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遭遇三年“自然灾害”,粮食成为万物首需,政府号召厉行节约,百姓人人惜粮如金。此时,弹词作家陈灵犀编写了开篇《一粒米》。这个开篇经严雪亭一唱,广传天下。当时,广播里,书场里,后来加上唱片里,到处可听到《一粒米》:

一粒米,啥稀奇 / 一粒米哪亨好算大事体 / 大不可小算要晓得 / 一粒米当中有大道理 / 奈勿要看轻一粒米 / 何妨拿把算盘来算仔细……

全篇四十二句没有半点俗气,道理在通俗易懂中凸现,而且让人读在口方便吟于腔,非常顺溜,一般专业者背读两三遍就能脱稿吟唱。“大俗即大雅”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有天,我来到元声里拜访严先生。他衣着整齐地端坐在沿窗的方桌旁,拿着三弦拨弄着。见我到来,客气地让我入座、喝茶。

文革中严雪亭与蒋月泉、唐耿良等九位评弹艺术家被列入“上海评弹团十大牛鬼蛇神”,打到牛棚里,深受迫害。到文革后期,这位曾在舞台上活龙活现的说书人却被说成不会说书,竟让他在门房间看大门。严师母(严雪亭夫人)向我诉说,“你不知道一个演员要演不能演,有多么痛苦。”为此,严雪亭心灰意懒,多次打报告,提出退休回家养老。

话题回到了《一粒米》。严师母说,其实雪亭的代表作是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《三笑》等,而《一粒米》在民众中的影响竟盖过了它。当时,评论家就说,这首弹词正是用“严调”演唱,才琅琅上口,它的亲和力是严雪亭对题材内涵的正确把握,而匠心独到地将“白话文”特性与曲谱设计和内容高度吻合,用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显示了“严调”的非凡魅力。

在平常人眼里“一粒米”实在是件微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



■ 吉祥

相海勇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江妙春

了,正因为如此,一般演员很难表达出这首开篇的意境。只有对唱词内外蕴意有深刻体会并有高超艺术表演功力的人,才能精准把握与呈现作品的内涵与韵味,这与严先生自幼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。

严雪亭生于1913年,幼时羸弱瘦小,家道贫寒,十岁出头就在银匠铺当学徒做童工,能吃饱肚子养活自己是他当时的第一诉求。贫困窘境的经历在严先生心里留下了特殊的印记。严师母说,他平时用餐,掉落在桌上的饭粒也总要拾起来吃掉。我们常说,现在你又不是没有钱。他却说,这不是钱的问题,这是看你对种粮人的敬重和对粮食的珍惜态度。

弹词中有一两米“共总是一千八百三十七粒半”,为此,他(严雪亭)让我称了一两米,真的一粒一粒数了起来,果然有一千八百多粒。

我当时全然不知,实际上严先生此时已经患病,而得的竟是无法逆转的“帕金森综合征”。1983年,严雪亭先生终因多种并发症病逝于华东医院。

第三个晚班之后

● 陆翔

4月2日周五,雾锁中城的第二天,迎来了机场志愿者工作的第三个晚班。

傍晚6:30,前往浦东机场的巴士准时发车,为避免高架的高峰拥堵,汽车沿着斜土路一路向东驶向机场的方向,也驶向了家的方向。15分钟后,巴士开过了鲁班路高架,停在了89路车站附近等待红绿灯,车窗对面正是女儿学弹吉他的学堂,当天她正巧把课调整到了傍晚6:45分。我倚靠在车窗边向着马路对面不停张望,随着路口红绿灯的跳转,车辆慢慢起步驶过了路口,就看见不远处背着吉他的身影正在缓缓走来,正是好几天未曾谋面的女儿,拿着手机匆匆留下一段影像,并通过微信发给了女儿。复行一分钟,巴士驶过了家人居住的小区,看着熟悉的建筑、熟悉的小店、熟悉的车道,此时此刻有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既视感,叮咚一声,心中的点点情绪被女儿微信回复的笑脸所打断,也慢慢被周边的车水马龙所替代。关上车窗,把目光投向远方,巴士车已经开上了南浦大桥,桥上的雾气比前一天淡了许多。

晚班是从晚上八点一直到次日早上八点。记得首个晚班,自己所在T2航站楼由于飞机误点,一直忙碌到了凌晨四点,才由负责转运的志愿者将旅客送去了隔离宾馆。而第三个晚班一切还算顺利,忙碌到凌晨0:30,就将旅客交给送往宾馆的民警志愿者,做好统计表,确认T2航站楼已经清关完毕,迎来了既能喘息而又难熬的时刻。由于凌晨有四个多小时没有航班降落,志愿者或是穿戴成“大白”在接待点躺椅上打瞌睡,或是去混浊空气的集装箱休息点小歇,或是在工作人员临时用餐休息点坐着等待。凌晨的浦东机场没有了白天的喧闹,机场和地铁站的广播也陷入了沉寂,只有零星的旅客穿梭在航站楼的通道内,也有三两旅客在地铁站入口附近的座椅上休息、等待着地铁首班车的到来。而我拿着新到手的黑科技“红外线键盘”,开始在手机上总结近十天在志愿者工作中的经验和感悟。

忙碌了半宿,又换上防护服在接待点整理好夜班工作的所有资料,抬起头窗外透来了一抹晨光,浦东机场T1和T2航站楼间的施工现场的工人们又忙碌了起来,不久后前来接班的“大白”志愿者就出现在了眼前。

回隔离宾馆的巴士车上,T1航站楼的同组志愿者在工作群里发了张刚拍的太阳升起的照片,虽然疲惫但每个人的精神格外好。此时,大雾已经散去,阳光格外耀眼。

